

綠色中國

特刊 責任編輯：陶錦 版面設計：歐鳳仙

拆遷，是一個令所有人都感到「頭疼」的事情，但為了保護滇池，昆明有着200多年歷史的村莊拆了，在湖邊一輩子靠打魚為生的老人們搬了。令人驚奇的是，首個為保護滇池從湖邊整體拆遷的村莊，創造了241戶25天全部完成拆遷的「超速度」，這背後是他們世代對滇池的感情，也是對滇池早日變清的期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和向紅、譚旻煦 昆明報道

執法隊「服務執法」保障治污

滇池邊有一個特殊的執法隊伍：昆明市滇池管理綜合行政執法總隊，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查處企業、民眾在生產生活中污染滇池的違法行為，不過04年以來他們轉變工作作風，將執法延伸出了服務，他們把這叫做「服務執法」。

市滇池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副局長董健平介紹說，其實很多人都認為，執法者與相對人就像貓和老鼠，是天生的敵人。但他卻認為，他們執法的最終目的是要糾正污染滇池的行為，切實保護滇池，而相對人其實也很明白滇池保護的意義，從這點上出發，兩者有着共同的認識和目的，就不該是天敵。於是，執法隊的任務中多了幫助違法者整改，為他們提供技術指導，幫他們建立適合自己排污整治方法的內容。

原來有一家製造雪糕的企業，09年時被查到排污未達標，執法隊對它進行了處罰後，又主動幫助企業找來雲南大學、理工大學、環境科學院的專家召開專門會議，為企業量身制定污水處理方案。後來企業投入90萬元自己建造了污水處理系統，老闆說，「沒想到這污水處理好了，生意都比以前好了。我現在可以專心做生意，不用老是去接受調查了。」

現在，老闆和執法隊的隊員們成為了很好的朋友，可要和他們做朋友也真是難，逢年過節的想給朋友們送點禮物，每次都被拒絕，請吃飯也請不到。董健平說，我們每處理一個案件都會和當事人成為朋友，但我們和他們只做「不請客吃飯、不送禮收禮」的朋友。

狠抓點源面源污染治理

昆明市下大力氣狠抓滇池治理點源面源污染防治，目前滇池流域重點工業污染源實現穩定達標排放，達標率100%，水污染物排放總量得到有效控制，超額完成國家下達的減排任務。

在治理農業面源方面，昆明市農業局積極實施農業面源污染控制示範工程、水源區推廣農村清潔能源（沼氣池、太陽能熱水器、石油液化氣等）、測土配方施肥技術、農作物有害生物綜合防治技術（IPM）及畜禽養殖污染防治技術，以及農作物秸稈資源化利用工程。實施「鄉村清潔」工程，退出湖濱帶蔬菜、花卉種植面積10萬多畝，在4個鄉鎮開展禁售化肥、農藥試點工作，農業面源污染進一步減少。

根據《滇池「十一五」水防治規劃》及其它相關規定，在滇池流域劃定了禁養區和限養區域，將5.3萬戶養殖戶近810萬頭（隻、羽）畜禽遷出了滇池流域。

在治理農村面源方面，流域內建立了「組保潔、村收集、鄉（鎮）轉運、縣（市）區處置」的城鄉生活垃圾無害化收運處置四級管理體系。對流域內重點集鎮和村莊生活污水進行了集中處理。

雖然故土難離 仍然搬家保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吳燕飛 晉寧報道）滇池南岸的太史灣，是滇池魚蝦的重要產卵地之一。太史灣畔的村莊，是現存的晉寧縣昆陽鎮太史村委會第二組。一名婦女坐在自家屋前洗衣，一條黃狗吐着長長的舌頭，懶懶地躺在地上，頂着午後的烈日走進村莊，一片寧靜。村莊北行100多米，就是滇池。就是在這100多米的湖邊地帶，原來的房屋和大棚都已經拆除。

滇池畔的太史村委會，轄5個村民小組，800餘戶2000餘人。為滿足治理滇池的需要，這裡4個組均拆遷，共涉及356戶，拆除民房500多宗。

64歲的土大娘告訴記者，她生在、長在這片土地，這幾年滇池的水確實比前些年清了不少。「保護滇池需要搬遷，政府的政策也好，不過年紀大了，始終對故土依依難捨」。太史村委會黨總支書記張學保介紹，當時拆除房屋時，許多村民，尤其是老人很難割捨這片故土，很多老人都哭了。

太史村有湖岸線1.8公里，村民祖祖輩輩以打魚為生。封湖禁漁後，村民靠種植蕃茄、黃瓜等蔬菜，一年的畝產值可達2萬元以上，每戶種植3、4畝，一年下來也可收入7、8萬元，「現在兒子在另外的地方租了地，繼續種菜，不過還需要一定的適應時間。」土大娘告訴記者。張書記則告訴記者，村民們為保護滇池的大局都搬了，著實讓人感動。



■山邑村原貌



■滇池北岸西山腳下的山邑村是一個有着200多年歷史的古老村莊，為了治理滇池，全村整體搬遷後建成了生態濕地公園。圖為山邑村舊址現狀圖。

綠色中國·滇池重光系列報道之三 搬家保湖 新村新貌

25天完成拆遷

滇池北岸西山腳下的山邑村是一個有着200多年歷史的古老村莊，最早這裡叫龍門村，山邑村背對西山緊臨滇池，如果論風水，這裡是靠山面水的好地方。200多年來，村民們在滇池邊打魚種田，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

村民楊梅、婁宗萍是這個村子裡的村民，她們的家就在滇池邊，打開窗子就面對着湖面，以前是望着清澈的滇池水種田做飯，愜意得很，不過滇池被污染後就再也沒敢開過窗子。

她們說的情形在09年7月份就完全消失了。那一年昆明市啟動了滇池保護「四退三還一護」（「退田還林、退塘還濕、退房還岸、退人護水」）工作，山邑村被列入整體拆遷的範圍，並列為第一個拆遷的村莊。西山區「四退三還辦」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找村民做工作，可沒想到村民們非常配合。

西山區碧雞街道辦事處黨工委辦公室吳海昆主任介紹，去給村民講滇池保護的重要性，老一輩的村民跟他說：「小伙子，滇池保護的重要性，我們比你懂，政府要我們搬遷，對恢復滇池水有利，我們全力支持。」就這樣，6月底啟動的山邑村整體搬遷項目，僅僅用了25天就全部完成。「村民們對村子的感情還是很深，搬家的時候，許多人都哭了。」吳主任說。

楊梅和婁宗萍還是很捨老村子，沒事的時候她們會約着到老家看看。婁宗萍指着靠近水邊的一棵桃樹說，這是我原來院子裡種的。現在這裡已經被建成山邑村湖濱生態公園，種植喬木2800餘株，地被39萬餘株，同時建有小橋、休息亭等園林小品，花草樹木間已經看不



■控制農業面源污染是治理滇池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部分，圖為晉寧縣對村民進行測土配方施肥技術培訓。

出村子原來的樣子，不過楊梅還是能順利地找到自己原來家的位置。她說，現在這裡很漂亮，空氣也比原來好了許多，心裡覺得很高興。

這裡拆遷後，政府在距原地約2公里的地方建起了安置小區，村民們馬上就可以搬進嶄新的小區了。不僅如此，為保證他們的生產生活，政府還為他們舉辦了技能培訓等，協助他們找工作。為他們購買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適合規定的還將其納入低保範圍。

「住的條件和環境好了，也不用為生計發愁，現在就盼着滇池早日變清了。」楊梅說。

村莊自建污水處理系統

為了保護滇池，許多村莊進行了整體拆遷，可不可能把所有的村莊都搬遷到離滇池很遠的地方去，一些村莊依舊還要進行就地的生產生活，靠種田生活。如何將農業生產對滇池的污染降到最低，也是一個難題。

白草村坐落在高海公路以西，是現在仍在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村子，不過走進村莊，道路兩邊沒有熏人的牲畜糞便臭，更不見污水橫流，順着水泥路來到村委會，辦公樓前的廣場上，裝了太陽能路燈，建了籃球場，村裡的老人們悠閒地聚在一起打麻將。來到村子的水源處看，流出來的水進入第一個池子，村民在這裡洗菜和水果後流入第二個池子，這個池子裡的水村民用來洗衣服，再往下流入第三個池子，村民用這個池裡的水洗農具等等。這還不算，出來的污水全部收集到污水管網流到村子最下面的村莊污水收集處理系統。在農田最靠近村子的地方，是壓氧池，污水在這裡經過處理後，可用作農田灌溉，或是流入生態溝，然後水就會流入滇池水

體前的濕地，在這裡再進行淨化，最後才流入滇池。在田間地頭，還多了許多農田廢物收集池，這些收集起來以後會被再做成肥料用於農業生產，這樣的肥料污染就小得多。

西山區農林局環站主任介紹，西山區在滇池流域範圍內相當注重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工作，主要採取農業結構調整、農田徑流減污控污工程、實施測土配方施肥和農作物有害生物綜合防治技術（IPM），減少化肥農藥的施用量；農村生活污水進行無害化處理，生活垃圾進行集中收集處置；農作物

秸稈實行資源化利用，秸稈還田，大力推廣農業清潔生產，使農業生產步入良性循環軌道，減少對滇池的污染。



■白草村自建污水排放系統進行雨污分流，圖中白色的管子就是村民家中排放生活污水的管道。



■滇管執法人員取締滇池違禁漁具



■山邑村村民婁宗萍還能在現在的公園裡找到原來自己家的位置 攝影 譚旻煦

向「科學治理」要成效

滇池治理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涉及的面也十分廣泛，唯有向「科學治理」要成效才能取得長效。昆明市「四退三還一護」的實施，不論是從工作方針、工作思路，還是工作方法來看，都能算得上是一次「科學治理」的體現。

這項工作在滇池外海保護界外延100米（環湖路以環湖路為界）範圍約33.3平方公里區域內，全面實施了退塘退田39911畝，退房160萬平方米，退人2.5萬人，開展湖濱生態建設5萬畝。

我們可以注意到，「退」並非就是一味地全部從原地搬走，而是在村莊村民未搬遷之前，已經為他們安排好了之後的生產生活；「還」也不是盲目地種上花草，而是根據各個地方的不同情況，選擇了適宜的植物和方案。正是這些科學的措施，讓搬遷的村民體會了政府人性化的服務，也才使搬遷進行得如此順利；也讓沒搬遷的村民在原地得到了更加科學的種田方法和更加良好的生活環境。

其實，「四退三還一護」工作的科學化推進，在對滇池進行「科學治理」的過程中只算其中一個組成部分，我們有理由相信，向科學要治理成效，必是早日實現滇池治理目標的有力武器。

記者手記